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八

宋 祝穆 撰

仕進部

座主

賞舉主 罰舉主 門生  
座主 門生 同列 故吏 並附

羣書要語漢法所舉主終身保任薛謙光疏凡號門生而不

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柳文

詩句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

白集

我實門下

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

韓愈送陸暢

至今

青霄人猶是門下客

高連

古今事實

舉筦庫家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

死不屬其子焉

檀弓

達觀所舉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思良妻國亂

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  
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文侯曰寡人之相定矣克出翟璜曰今者君召  
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  
作色曰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  
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  
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克曰  
達視其所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

成子比乎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予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

史記

### 忠報舉主

宣子趙盾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後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以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於罪

矣國語

及貴薦賢

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

勝舍

在沛郡厚南唐

林連

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于世者

何侯力也

至公見報

晉崔洪薦郗詵代己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  
郗丞而還奏我是挽弓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

厥為司馬以軍戮宣子之僕崔侯固舉才我以才見舉  
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間其言而重  
之

以名為戲

杜審權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  
崔沆放崔濯談者稱座主門生沆濯一家

南部新書

相為座主

李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

因話錄

受門生謁

桑維翰亦裴皞之門生嘗謁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荅曰皞見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重其耿介

郡國聞談

賞卻缺

以下係賞舉主

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初臼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文公



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曰舉卻缺子之功也

左傳三十二

### 賞狄臣

晉侯賞威子狄臣于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曰是賞也周

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

宣十五

### 用王稽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因言曰魏

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臣故載未後昭王拜范雎為相  
雎言於昭王王召王稽拜河東太守

本傳

### 封鄂千秋

漢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為第一上曰進賢受上賞因  
封鄂千秋安平侯

### 賞魏無知

高祖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  
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

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迺復賞無知

### 賞常何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間詔百官言得失  
何武臣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  
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即召之間  
未至遣使四輩趨及謁見帝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帝  
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

蔽賢有戮

以下係  
罰舉主

漢武帝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不貢士  
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

坐削戶

元帝詔列侯茂才張勃舉陳湯司隸奏湯無行勃選舉  
故不以實坐削戶

坐遷官

何武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衆武  
坐遷楚內史

郡守坐免

順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具有茂才異等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廣陵舉孝廉徐淑左雄詰之曰昔顏回間一知十孝廉間一知幾耶淑無以對郡守坐免

門生殆徧

以下係門生

袁氏植恩四世門生舊吏徧於天下

魏袁紹傳

上下門生

唐楊嗣復領貢舉於陵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  
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  
浙東觀察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  
時以為榮

陸氏庄荒

見校文  
主司門

玉筍班

玉筍班事不知正出處唐書載李宗敏知舉門生多清  
秀俊茂唐伸薛庠袁郁輩時謂之玉筍

叢語

鸞鳳集門

楊嗣復權公集序正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  
名者十七人及禮部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杞梓  
舉集其門而公所擢登輔相者十人

桃李在門

見薦舉門

報門生書

晏公殊不喜歐陽公故歐公自分鎮叙謝有曰出門館  
不為不舊受恩知不為不深然足跡不及於賓階書問

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跡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吏作報客曰歐公有文聲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舉時門生已過矣是時歐守青社晏亦出殿宛丘晏公因歐公

賦雪詩遂有語

聞見錄

不稱門生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消巨濟作少尹巨濟庭試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脩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容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復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容以此告器之歎服其說自是劉甚愧

揮塵錄

門生往奠

見祭奠門

同升諸公

以下係座主門生同列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間之曰可  
以為文矣

門生每避

胡廣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  
蕃等每朝會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置屏分隔

東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  
在下每正朔朝見弘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

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不及門生

封舜卿武宗朝翰林學士教之子舜卿登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入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元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對草綸誥不勝困敝託致雍秉筆時議者謂座主辱門生

門生繼踵

尚父之帥河中也咸寧郡王渾公佐之不十年接控數

州繼踐台庭則曹參之代蕭何大叔之嗣子產也

耻與同列

唐盧坦為鄭滑判官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請節度為重職坦曰大將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慚出就坦謝

善事主司

蕭邁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勾陳中邁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

也謂邁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邁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邁謝而退

獨有二天

以下係  
故吏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

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故吏炎涼

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  
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故吏先達

蜀楊洪為蜀郡太守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數年祗  
為廣漢太守而洪尚在蜀郡每朝會祗次洪坐洪曰君  
為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

輒避故吏

王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

故吏戒郎君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潁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云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於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禮在叔

原為甚厚在韓公為甚德也

故吏同列

權德輿作杜祐誌曰德輿嘗忝府辟晚睨台座每荷同  
升之義蓋陳無愧之辭

故吏有聲

劉晏為度支鹽鐵轉運使其商權財用之術者皆一時  
之選故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綉裴腆包佶盧貞李衡  
相繼分掌財賦其有聲者皆晏之故吏也



特抑故吏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叅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

翰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故吏奔喪

見弔慰門

古今文集

詩話

門生迎父

寶歷中楊嗣復具慶下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觀嗣復  
率生徒迎於潼關宴于新昌里第元白俱在焉皆即席  
賦詩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座須知賜

御屏盡將仙輸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  
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疏傳雖  
云盛詎有茲賢醉醪醴汝士是日大醉謂諸子曰今日  
壓倒元白矣

兩重門生

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固  
張礪馬喬孫清泰二年馬喬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引  
諸生詣座主宅拜謁裴公以詩示之曰官途最重是文

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  
生世以為榮

同入翰林

李翰於和凝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任學士凝作相翰為  
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  
器玩留詩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主鰲頭玉堂  
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笑其踈縱

同知貢舉

王禹玉乃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  
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詩云十五  
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  
宮曾者揮毫氣吐虹夢寐間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  
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

同榜送行

王元之謫黃州蘇易簡知貢舉適放榜奏曰禹偁名儒  
今將行欲令榜下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諸生郊別又

元之謂狀元孫何曰為我多謝蘇公口占一絕云綴行  
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者人  
門下放門生

更求它師

後山觀歐公六一堂圖書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曹南  
豐後山以東坡薦得官作此詩時東坡正為郡守終無  
少貶可謂特立之士矣然亦知東坡之大必能受之也

座主設燕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穎入京者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東坡云今日為本殿燒香人多留住九子母丈夫也錢形有類故云云客大笑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讌後新寵魯生舞罷為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悅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云窻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風繞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

人歸上句記姓下句記事康公大喜坡云恐它姬所賴  
故云耳

託孤門生

李文正公嘗言其座主王仁裕知貢舉時己年高有數  
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  
偶坐受諸生拜一如兒孫禮然備酒饌命諸生至於餅  
餌羹臠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忽一日生徒畢集  
出一詩牋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



漸老兒孫小它日知誰畧有情談

錄

同為門生

東坡送曾子固倅越詩云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為賢曾  
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  
自憔悴子去亦宜然嘉祐二年永叔知貢舉曾子固兄  
第四人同登科醉翁為叅政時子固亦在館中故云兩  
聯翩

猶稱門生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未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嘆服

石林燕語

雜著

以下係  
故吏

送鄭涵校理序

韓愈

愈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

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上鄭餘慶書

韓愈

三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

上知己書

周子充

韓退之為王南昌記滕王閣柳子厚為楊長沙叙戴氏

堂皆部吏也昔韓愈為博士也事鄭餘慶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又事餘慶於東大學為郎都官也又事餘慶居守故餘慶待愈每加禮焉非以其三為屬吏耶如某政術文學誠不足以備執鞭於左右獨念向者抱關轂下實事明公於版曹今典教別都也又事明公居守槩之舊比似非偶然然則受知於今日圖報於異時固不宜在門下諸從事之後也請以是為紹介

僚屬又見辟舉部

羣書要語惟監乃僚固不同心

說命

謹簡乃僚同命幕府者

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

李廣傳注

以文行

謀畫雍容於幕府之間

白集

才畫堪置幄中

同上

奮六翮翔

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

柳文

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

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

宋太祖紀

非惜幕間一足

地不容也

皮日休集

詩句同時趨幕府此日望塵迎

韋應物

甫也諸侯老賓客

杜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棊月暗秋間柝

韓愈會李正封聯句 豈知臺閣舊先拂鳳凰風雖得實翻蒼竹樓枝

抱碧梧

杜別蘇漢

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

韓送石處士

婉婉幕

中畫

謝宣城張子房詩

雲幕隨開門

杜

冰壺幕下清

韋應物詩

陳琳

書記好王祭從軍樂早晚歸漢庭隨公上麟閣劉長少

年諸侯府

杜牧

幕中俊又閑刀筆帳下驍雄冷劍鐔

臨川

幕府稱上賓

東坡與劉莘老詩

古今事實

名流入幕

竇憲平匈奴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特為設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徐穉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時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同登南樓

見月門

戒其樗蒲

陶侃遷都督勤於吏職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樗蒲博具悉以投諸江

泛綠依紅

王儉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盛府元僚  
每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  
府為蓮花池蕭緬書美之

風動帳開

郗超為桓溫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  
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手版拄頤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沖騎兵參軍沖謂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頤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值雨入車

王徽之有雋才少為桓沖參軍從沖值雨便下馬入沖車中謂沖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

世說

似是馬曹

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溫將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

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馬知死

為是司驢

晉謝超宗坐失儀出為南郡主司馬人問定是何府超宗怨望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坐禁錮

為腹心寄

薛收與房杜處腹心之寄薛元敬謹畏未嘗中欸曲如  
晦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幕客狎遊

見妓門

委以子孫

婁師德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異之曰子台輔器也  
當以子孫相委詎論僚吏哉

醉登其床

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官武與甫有世舊

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放恣嘗醉登武牀視武曰嚴挺之  
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

稱小朝廷

鄭從謹充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從謹奏以長安令王  
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從龜為節  
度判官前進士崇魯為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  
多也

唐僖  
紀

僧相賓僚

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  
看諸判官有得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不快曰某妙擇  
實僚豈無一人至相坐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  
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  
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果為相

原化記

豈池中物

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為同舍倉  
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

力辯是非

范文正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於屏上比去屏字無所容負止一馬鬻馬徒步而

歸

祠記

遣賜厨傳

錢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問勞之

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

閻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石洪處士序

韓退之

河陽軍節度使烏公重胤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蒿邱澶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

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  
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  
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  
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  
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于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  
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  
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  
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



請馬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策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酒一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

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使其身先生起拜祝  
辭曰敢不敏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  
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  
愈為之序云

送溫造處士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夫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

良馬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

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

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愈與之遊者有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之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人矣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 韓愈

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盧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曰高陽許孟容其一曰京兆杜兼其一曰隴西李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宏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南陽公之於三君子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諸石

古詩

送高書記

杜甫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馬用窮荒為饑  
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  
簿尉中始與萋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  
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  
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  
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中  
腸安不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鬪沙漠念子

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律詩

歸溪上簡院內諸公

杜甫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  
許隣人劇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詩話

因詩論薦

張詠知成都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



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畧曰秋光都似宦情  
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歎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  
不知留而慰薦之

言行錄

寓公

廬氓附

羣書要語諸侯不臣寓公注蓋公爵而寄寓者也○子

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

語十五

子貢曰禮居是邦

不非其大夫

家語

古今事實

願受一廛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間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避堂舍蓋

孝惠以曹參為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不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本傳

特為置榻

又見僚屬門

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致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置薤一本

後漢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乃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盃置屏前抱孫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強宗抱孫兒當戶下欲吾開門恤孤遂歎息而還

薦其行義

呂正獻公著在潁逾年而歐陽公脩為守初脩以公為相家令子弟少有時譽待公良厚而未甚重也劉原父敞博學有高才王深父曰好古君子也二人者皆寓潁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脩入為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義宜在左右因數為朝廷在位者稱之家傳

訪隱者居

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時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君隱居郭不知為錢相也草具置酒錢相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騎從來郭君亦不為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為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二公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職官不出

聞見錄

古今文集

古詩

寄盧仝

韓愈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  
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年上有慈親下妻子  
先生結髮僧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隣僧乞米送  
僕忝縣尹能不耻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  
勸叅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入輒掩目水北山人得名聲

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間里  
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微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  
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  
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  
怪辭驚衆謗不已近來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驥駟  
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海  
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  
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

豈謂貽厥無基址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  
昨夜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  
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  
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為赤縣令  
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  
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  
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涇溪  
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



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  
律詩

巖中丞枉駕見過

杜甫

元戎小隊出郊垌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  
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白帽應嫌似管寧  
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奉詔巖公寄題野亭之作 杜甫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

幽棲真釣錦江魚  
謝安不倦登臨費  
阮籍焉知禮法踈  
枉沐旌麾出城府  
草茅無徑欲教鋤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杜甫

得歸茅屋赴成都  
真為文翁再剖符  
但使閭閻還揖讓  
敢論松竹久荒蕪  
魚知丙穴由來美  
酒憶郫筒不用沽  
五馬舊曾諳小徑  
幾回書札待潛夫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

杜甫

竹裏行厨洗玉盤  
花邊立馬簇金鞍  
非關使者徵求急  
自識將軍禮數寬  
百年地闕柴門迴  
五月江深草閣寒  
省弄漁舟移白日  
老農何有罄交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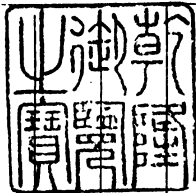
王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

高使君同到

杜甫

老夫卧穩朝慵起  
白屋寒多暖始開  
江鶴巧當幽徑浴  
鄰鷄還過短牆來  
繡衣屢許攜家醞  
皂盖能忘折野梅

得失久之方能家傳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八

戲假霜威促山簡真成一醉習池迴

詩話

無撓公私

滎陽呂公希哲晚歸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  
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  
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  
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  
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討論古今商榷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九

宋 祝穆 撰

仕進部

同官

同列相和 同列相軋附

羣書要語我雖異事及爾同僚

詩板

同寅協恭

臯陶謨

冢宰

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注謂國有大事一  
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之謂聯事相佐助也

周禮

詩句冊庭嘗接武書殿忝連衡

劉賓客

古今事實

同官為僚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僚吾嘗為僚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僚故也

同官分謗

晉郤克將中軍韓厥為司馬韓獻子將斬人郤克馳將



救之至則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曰以分謗也左傳

### 年輩相遼

陸長源以勲德為宣軍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怪之

有

侯鯖錄

### 捐介寡合

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唐太宗紀

### 周召不疑

以下係同列相和

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與君與不  
說周公乃稱湯有伊尹格于皇天於是召公乃悅

廉藺相避

藺相如為上卿居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  
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素賤人吾羞不  
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常稱疾不欲與  
爭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其舍人耻之  
欲辭去相如曰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

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後私  
讐故也頗聞之內袒負荆謝罪

寇賈極歡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為耻謂  
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今見恂必  
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  
侍側卒有所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藺相如不畏秦王  
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吾安可以忘之二人後卒極歡

同列代貶

唐竇參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調而往參當坐遂被貶人皆義之

李郭相勉

唐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汾陽

率兵東出趙魏臨淮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  
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怨  
時耶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實二公之  
力

如推車子

韓魏公慶厯中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  
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當時相善三人  
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別錄

三將協心

高宗朝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  
兵援世忠且令復移軍建康三大將權相敵兼持私隙  
莫肯叶心上詔魏矸諭光世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  
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  
以報國身亦有利矸勸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  
掎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世忠之受兩鎮節鉞  
也高宗手書郭子儀傳以賜之張俊奏事則又諭以子

儀之事

同列平心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同朝東坡勇於為義或失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把上曳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又朝中有語云閩蜀同風腹中有蟲以二字各從虫也東坡在廣坐作色曰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器之曰某初不聞其語然立

賢無方須是賢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係土地風俗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器之各謫嶺海相遇於道始交歡器之語人云浮華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也

未嘗同堂

以下係同列相軋

袁盎素不好晁錯錯所居坐盜輒避盜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

同列怨望



汲黯為右內史始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史及  
弘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  
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  
無少望見上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  
罷上曰人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日益甚矣

不得共坐

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  
解左驂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等輩調補鄆尉光

武曰賈督有折衝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注曰時上置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為不遜

不與同列

蜀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費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

此為怨君侯不受拜但相為惜此舉恐有後悔耳羽大  
感悟即受拜

同列相輕

王羲之少有美譽與王述齊名而羲之甚輕之述先為  
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詣述每  
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洒掃以待羲之竟不顧述深以  
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  
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

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愧嘆  
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當由汝等不及坦之  
故耶述後檢察會稽辨其刑政羲之深耻之遂稱病去  
郡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此棄彼取

晉殷浩既廢桓溫語人曰少時與之共騎竹馬我棄去  
已而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世說

老韓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同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  
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無  
恨色

怨位居下

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  
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

同列兩罷

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

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朝叅以激紳紳愈果不相  
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

何功居上

唐尉遲敬德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云爾何功  
居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  
太宗不悅

中書喧競

鄭畋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繹嘆曰不

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耻同新進

王仲舒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

同列相仇

李文定公同丁晉公相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不合一日因奏對乃以笏擊晉公由是並罷相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押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及真宗晏駕

仁宗踐阼章憲明肅垂簾聽政晉公扶前憤三月貶文  
定衡州團練使宣獻行制誥稟所以責者晉公曰此無  
他春秋之義人臣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耳宣獻退而  
怪之曰文定安至此遂命以別辭然常切齒焉晉公竟  
增兩句云惟此震驚遂至沉隕未幾晉公以擅移山陵  
貶崖州司戶叅軍復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  
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文定孫世美言塵  
古今文集



律詩

寄洪州幕府盧侍御

韋應物

忽報南昌令乘驄入郡城  
同時趨客府此日望塵迎  
文苑臺中妙水壺幕下清  
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

次張唐公韻

王介甫

公與唐公在仁宗朝皆為知制誥

憶昨同追八馬蹄約公投老此山棲  
公乘白鳳知何處

我適新年值白雞

唐公詩云不知今夜遊何處從者皆騎白鳳凰

雉媒

見雉門

同年

羣書要語俱提謂之同年

詳見及第門

詩句攜手升玉階

選傳長虞

共登青雲梯

謝靈運

聯步趨丹陛

岑同芳晉堂桂共聽禹門雷

趙抃

通家不隔同年面東坡與

君登科如隔晨妝袍霜葉空殘綠

東坡與臨安同年

古今事實

同龍虎榜

唐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貞結胡諒崔羣邢冊裴光輔萬瑄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科舉記

### 昌黎同年

退之歐陽哀詞云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送侯叅議赴河中幕云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祭張季

友云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又與陸員外書云往者陸相公司貢士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

會期集院

唐進士榜出謝後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年辟之撫言

不赴曲江

見及第門

同年有情

唐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德宗問之  
曰人於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  
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  
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

唐紀

晨星相望

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云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  
其盛時連轡舉鑣互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晨

星之相望

待年家子

五代王祐父徹同光初與桑維翰同年登第拜左拾遺  
維翰入相祐以父同門生裁書自陳維翰竒之禮待甚  
厚自是文價日重

同年遠嫌

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遣人告冀公曰  
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

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所干於人也亟往問之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令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二十年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一使相使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翼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其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公在

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魏公遺筆

女壻同年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  
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備新衣一襲  
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懿恪笑曰為狀元者當衣  
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壻然  
文忠心少之文忠為叅政時吏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  
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東官官  
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



主范文正其黨不同

間見錄

榜中得人

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同年三李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縉紳間與蘇黃游兩集中有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世且好古

博雅多收三代以來鼎彝之類又有李元和字畫之工  
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  
以先貴無相忘其後位俱不顯

揮麈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序

柳宗元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睠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  
挂轡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辨其勝

于大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淳朴之質行浮於休顯之  
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  
以誠信間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  
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  
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  
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  
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  
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

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  
輾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閤更賀曳裾峨冠紫  
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  
先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  
顧眄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  
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  
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灞陵列筵而觴送遠  
之賦圭璋交映或授手簡于余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

得而默耶余書而授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耳

姑蘇同年會詩序

范至能

進士科始隋盛于唐宋朝因之偕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由來尚矣唐人尤意期集燕設之名無慮十數而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為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宋朝畧去浮侈但存間喜一燕而為之同年之制則加詳焉

既朝謝揆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列拜禮畢更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西序東鄉推年最長若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北鄉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泊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黃甲叙同年所以明章風期篤叙事契委曲之意過唐遠矣士大夫寧得輕負此意愬然雲散異日相見如途之人乎紹興改元建陽袁起岩張元善俱使浙西始以歲五日會同年之在吳下者於姑蘇之臺登臨勝

絕傾倒情素獻誚樂甚賦詩相屬州里傳寫一夕殆遍  
好事者雜然高贊以為伐木之詩也起若謂僕嘗誇春  
闈屬為序引僕時位下渠足數獨以親見諸公貴名之  
起又嘉二使君能脩舊好畧記團司故實以代揚解之  
詞使凡號稱同年者聞風動懷增重名義或於雅道小  
有補焉非直為一觴一詠設也二月望日石湖范某書

古詩

杏園即席上同年

曹鄴

歧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  
上數聲鼓衡門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  
出九衢僮僕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  
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面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  
鳥得接鸞鳳翅永懷共濟心莫起胡越意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於丹陽郡

范希文

長江天下險涉者利名驅二公訪負交過之如坦途風



波豈不惡忠信天所扶相見乃大笑命歌倒金壺同年  
三百人大半空名呼歿者草自綠存者顏無朱功名若  
在天何必心區區莫競富貴路休誇讒嫉夫孔子作旅  
人孟軻號迂儒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律詩

寄蘇州白使君

張籍

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在身登第早年同座主  
題書今日是州人閭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

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望斷曲江春

送同年鄭祥歸漢南時恩門相公鎮山南

趙嘏

年來驚喜兩心知  
高處同攀次第枝  
人倚繡屏閒賞夜  
馬嘶花徑醉歸時  
聲名本自文章得  
藩溷曾勞筆硯隨  
家去恩門四千里  
只應從此夢旌旗

詩話

契分稠疊

李執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執詩曰因緣三  
紀異契分四般同

同年無恩

唐王鐸楊叔皆薛逢同年叔作相逢有詩曰須知金印  
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  
謾通神叔間之怒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日鴻毛萬  
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又怒之

同年俱貴

向文簡敏中寇忠愍準二相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  
後文簡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玉殿  
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公兼我白首  
猶持將相權文簡酬之曰九萬鵬霄振翼時與君同折  
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誰

同年貸錢

丁晉公初釋褐為饒倅同年白頴為判官頴一日以片  
紙假緡伍環於公公笑曰榜下米婚京國富室豈無半

千貨物耶懼我撓之故矯耳於簡尾書一絕戲之曰欺  
天行詐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關赤  
洪崖打白洪崖人以為朱崖之行亦兆於此

同年相仇

李處邁邯鄲之孫政和初以直祕閣知相州時聶貴遠  
山為郡博士王將明甫為決曹椽王聶同年生也始甚  
歡而聶于樂籍中有所屬意王亦昵之每戒不令前聶  
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後甫改名黼為相聶以蔡元長

稱其剛方有立薦之改名昌擢為侍從黼大用事貶聶散官安置衡州益銜黼矣靖康時事大變召登政府黼之誅死聶有力焉以是歲出使至絳州被害

揮塵錄

相遇贈詩

鄧洵美連山人乾祐六年中進士第與司空昉少保同年司空先在禁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着鞭當時鶯谷喜同遷關河契闊三千里音信

稀踈二十年

雅言系述

同年俱少

黃台符十六歲張瀆十八歲同年登科在鄭宣州幕嘗  
列題于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同進士兩個

阿孩兒

古今  
詩話

會飲樞第

趙昌言為樞密副使時陳儀與竇儼俱為三司鹽鐵副  
使胡旦知制誥院盡同年生俱少年為一時之俊梁顥  
又嘗與同幕五人者旦夕飲會於樞第茶觴壺矢未嘗

虛日每乘醉夜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儀以醉  
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諺曰陳三

更竇半夜

玉清  
詩話

窮達不同

晁武子云王文穆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  
蒼顏華髮矣文穆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  
然哀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  
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



元沒兩般風

揮塵錄

聘召

羣書要語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論語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

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注節所以明

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

玉藻

聘人以

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荀子

賁于丘

園束帛戔戔

易

旁招俊又

書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左莊二十

二使者旁午注一縱一橫為旁午

霍光傳

遣詣公車

後漢紀

鶴書赴隴

北山移文

李嶠傳郵驛爾雅云驛遽傳皆傳車驛

馬之名

本傳

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韓文

古今事實

耕莘三聘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吾身親見之哉

非招不往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  
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孟子

身勸為之駕

高帝詔有稱明德者長史必身勸為之駕謂身自往勸

以車駕而遣之

舍人趣裝

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  
且召參

安車以迎

漢四皓隱商山惠帝為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迎以為客  
乃出

召見宣室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  
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  
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  
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為梁懷王太傅

本傳

### 蒲輪以召

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召魯申公

### 縣次續食

武帝詔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與

計偕

朝奏暮召

主父偃齊人諸儒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負北遊燕趙  
為客乃西入關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偃上書  
闕下朝奏暮召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

奴本傳

相見何晚

主父偃等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

晚也拜為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

夫

漢武紀

恨不同時

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  
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為此賦  
上驚乃召問

往來屑屑

王良病歸就徵過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

以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今召君矣

汲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為淮陽太守黯泣曰  
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  
召君矣

一封輅車

漢平帝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歷美五經者所在為駕  
一封輅車遣詣京師注諸發駕置傳者封以御史大夫



印章

追鋒車

晉宗室義陽成王望字子初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  
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  
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每有  
宴集望奔馳而至

使者四輩

太宗召馬周末至間遣使者四輩敷趣及見與語大悅

以銀為信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為信忽除銀青泌知載必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家傳

召見金鑾

見宗室門

召見便殿

真宗召王曾燕衣坐便殿曰渴欲見卿不及朝服母謂朕慢

古今文集

古詩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韋應物

簡畧非世器委身同草木  
逍遙精舍居飲水自為累  
日曾一櫛對書常懶讀  
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眺  
明世方選士中朝縣美祿  
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  
愧忝郎署迹謬蒙君子錄  
俯仰垂華纓飄風翔輕轂  
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  
遠峰明夕川夏雨生衆綠  
迅風飄野路

迴首不遑宿明晨下煙闕白雲在幽谷

朝謁寓直元會附

羣書要語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春官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告

朝覲大夫私覲非禮也

禮運

臣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

漢書

東華門百官入朝

所從出入之門前輩云西湖風月不如東華門外軟紅

塵

坡詩注

接武夔龍筴跡鴛鴦

上官儀傳

詩句明庭集孔鸞何取於鳧鷖韓寒鴉睥睨曉宮井轆

轆聲

王維

古今事實

羣后四朝

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注各會于方岳之下

後至者戮

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防風後至禹乃戮

之

家語

召美來享

昔在成湯自彼召美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殷武

視朝有常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夜如何其夜未央君子至止

鸞聲鏘鏘

庭燎

介圭入覲

韓侯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無信不朝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弄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早而假寐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宣二

來朝不禮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馬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旣况不禮焉鄭不來矣隱公

共起朝儀

高帝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



道曰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為綿蕞野外習之

無與共語

梁劉孝標多所陵忽每朝會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事

宋朝禮簡

近日上殿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直至殿下拜一雙上殿奏事退又拜即退信也是閣門要省事故

如此壽皇初間得幾時見羣臣皆許用紫衫後人說太

簡遂不用

朱語錄

夜召草麻

以下係  
寓直

蘇易簡嘗醉寢於直廬夜分忽中人宣召遽起以水沃  
面具箸笏以朝賜坐訪以外事應對如流畧無舛誤仍  
令草王顯樞密使剝麻耒晨並不說上亦不覺其醉自

以為神助焉

續翰  
林志

夜召訪問

蘇軾遷翰林學士嘗鑠宿禁中中使宣入對宣仁問曰  
卿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使今為何官曰  
臣待罪翰林上嘆奇才宣仁曰此先帝之意也先帝每  
誦卿文章必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即上仙耳軾  
不覺哭失聲宣仁與哲宗亦泣下已而命坐賜茶撤御  
前金蓮燭送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  
之佐宜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  
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宜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  
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于房魏  
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其勤耳凡夙興夜寐  
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  
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

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  
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  
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秦之四夷未附思  
使耒之兵草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  
在野思使進之佞臣在朝思使黜之六氣不和災眚薦  
至仍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  
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  
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者總

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  
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  
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  
災君有憂色構巧辭以說之羣吏美法君間怨言進諂  
容以媚之私心怛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  
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  
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  
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

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示於執政者年月日記

律詩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

白居易

柳色尚蒼蒼槐陰夾路長  
曉鐘出長樂傳鼓到新昌  
宿雨沙堤潤秋風樺燭香  
馬驕欺地軟人健得天涼  
待漏排闥闥停珂擁建章  
爾隨黃閣老吾次紫微郎  
並入連

稱籍齋趨到折方闢班花接萼綽立鴈分行近職誠為  
美微官豈合當綸言難下筆諫紙易連箱老去何徵幸  
時來不料量唯求致身地相誓答恩光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王維

騎省直明光鷄鳴謁建章遙聞侍中佩暗識令公香玉  
漏催銅史天書問夕郎旌旗映闔闔歌吹滿昭陽官舍  
梅初紫宮門柳欲黃願將避日意同與聖恩長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  
禁城春色曉蒼蒼  
千條弱柳垂青瑣  
百轉流鶯滿建章  
劍佩聲隨玉墀步  
衣冠身惹御爐香  
共沐恩波鳳池裏  
朝朝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舍人

杜甫

五夜漏聲催曉箭  
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龍蛇動  
宮殿風微燕雀高  
朝罷香煙攜滿袖  
詩成珠玉在揮毫  
欲知世掌絲綸美  
池上于今有鳳毛

和賈舍人

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闔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和賈舍人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  
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  
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紫宸殿退朝口號

杜甫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  
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早朝日寄所居

皇甫曾

長安歲後見歸鴻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漸分雙闕裏  
漏聲遙在百花中爐烟乍起開仙仗玉佩成行引上公  
共荷發生同雨露不應黃葉久從風

早朝

楊巨源

鐘傳清禁纔應徹漏報仙闈儼已開雙闕薄煙籠菡萏  
九城初日照蓬萊朝時但向丹墀拜仗下方從碧落廻  
聖代逍遙更何事願將巴曲贊康哉

和集賢劉學士早朝作 白居易

吟君昨日早朝詩金御爐前喚仗時煙吐白龍頭宛轉  
扇開青雉尾參差暫留書殿多稱屈今入綸闈即可知  
從此摩霄去非晚鬢邊未有一莖絲

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 張籍

鼓聲初動未聞雞  
羸馬街中踏凍泥  
燭暗有時衝石柱  
雪深無處認沙堤  
常參班裏人猶少  
待漏房前月欲西  
鳳閣星郎雖去遠  
閣門開日入還齊

早朝感事

歐陽永叔

王得臣云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  
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歐之詩意蓋以當  
前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似不用漢闕也

踈星牢落曉光微  
殘月蒼龍闕角西  
玉勒爭門隨仗入

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駕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麋  
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早朝

歐陽永叔

闔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驚徹廊千步  
佩玉聲趨戟五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茸茸  
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早朝

鄭毅夫

花鬣斑虬駕早朝玉欄官殿壓雲濤九州畫地中原壯

萬象橫天紫極高，日月輝明留闕角。  
龍蛇蟠結動旌旄，羣仙遙望蓬萊拜。  
五色非煙遠赭袍。

和宋次道紫宸早朝

梅聖俞

陸生聲譽在雲間，未預簪裾謁帝顏。  
冠劍有容夔與契，文章全盛馬兼班。  
眈眈玉宇龍纏棟，靄靄金鋪獸啣環。  
却出常朝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古詩

以下係  
寫直

禁直

楊大年

鳳樓鴛瓦蟾波濕衆籟聲沉百蟲蟄仙盤雲表露成霜  
何人夜半牛衣泣芝泥香熟封詔書河漢西傾移斗車  
陰風撼撼起庭樹寒澌戛戛鳴官渠千廬迭唱傳宵警  
海山鰲背蓬壺頂金釭珠網結綺錢玉井銀床垂素綆  
前席受釐詢碩生觀書百斤須中程投籤乍應嚴鼓節  
求衣誤聽蒼蠅聲渴鳥漏盡繁星曙魚鑰建章開萬戶  
初日曛曛豔屋梁鳴鞭一聲下天路

律詩



春宿左省

杜甫

花隱掖垣暮啾啾  
栖鳥過星臨萬戶  
動月傍九霄多不  
寢聽金鑰因風想  
玉珂明朝有封事  
數問夜如何

晚出左掖

杜甫

晝刻傳呼淺春旗  
簇仗齊退朝花底  
散歸院柳邊迷樓  
雪融城濕宮雲去  
殿低避人焚諫草  
騎馬欲雞棲

同蘇員外味道夏晚寓直禁中

沈佺期

並命登仙閣分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卷  
幔天河入當階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冠劍  
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署有光輝

夜直

王介甫

金爐香燼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  
月移花影上欄干

初秋寓直

晏同叔

絳河星斗夜闌干禁署沉沉閉九關上帝冊書羣玉府

仙人宮闕巨鼇山涼蟾影度秋陰薄促漏聲未夜唱聞  
擁鼻吟多欲愁絕嚴鐘淒斷樹烏還

下直

歐陽永叔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雲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駝褐  
小雨斑斑作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何稽  
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卧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

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書呈同院

蘇子瞻

微霰霏霏點玉堂  
詞頭夜半攬衣忙  
分光御燭星辰爛  
拜賜宮壺雨露香  
醉眼有花書字大  
老人無睡漏聲長  
何時却逐桑榆暖  
社酒寒燈樂未央

詩話

昭儀引坐

唐會要天祐二年勅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乃知杜詩戶外昭儀舞

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者真出殿引坐而鄭谷入閣詩  
亦言導引出宮鈿蓋至天祐始罷又云杜詩夫人常有  
輿上殿稱萬壽按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檐子其  
尊屬年高特勅賜檐子王珪殆得特恩歟演繁露唐制天  
子坐朝有二宮人引至殿上至敬宗方罷用小黃門引  
導至今如此朱語錄

休假

羣書要語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

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至和帝時予賜皆絕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內者疾病中延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及也

初學記

李斐曰休謁之

名吉日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

漢紀師注

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漢

諸書云謝病皆同義

同上

詩句九日驅馳一日間尋君不遇又空還

韋應物

古今事實

五日洗沐

石奮子建為郎中慶為內史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

舍本

休沐不出

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

有罪長告

漢丙吉為丞相掾史有罪人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切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賜告不歸

漢馮野王字君卿為瑯琊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



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王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還家免官漢法在官連有三最則予告病三月賜告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

休日治事

薛宣守左馮翊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五日一急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書記所稱

急取急請急皆謂假也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急而

還是也

山谷箋  
杜詩

古今文集

雜著

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啟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謹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  
崇威闡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臣稚珪臣中正歷  
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實虧

常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闕違犯之條猶合約黜且韋珪  
甫自內轄作士下闡通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  
斯為甚臣等叅議請以見事免韋珪所居官除中正官  
名輒下禁止

古詩

蘇州郡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白居易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

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為劇郡長安得閑宴頻下車  
已三月開筵始今辰初點軍厨突一郡拂榻塵既備獻  
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醕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  
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默隨袂  
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闕酡顏氣已春眾賓勿遽起郡  
寮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搞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  
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休日早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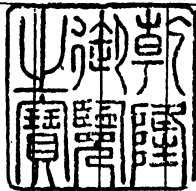
陳去非

朧朧窻影未稍稍禽聲集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劇  
讀了無味遠遊非所急蒲團着身寬安取萬戶邑開鏡  
白雲度捲簾秋光入飽受今日間明朝復羈繫

示祝四弟

朱元晦

十日一休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久  
雨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九